

# 望仙有小院儿

◇ 师郑娟

一条宽阔平坦的现代化公路,在中条山里蜿蜒而上,像一条腾地而起的黑色蛟龙,昂首摆尾,抖动着它威武好奇的触角,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探寻,飞跃。它链接着天与地的深情,它链接着城与乡的命运,它饱以热情开放之态,将外来观光怡情的人们,引进了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小山庄——望仙。

望仙村历史悠久,神话传说比比皆然。这里“千岁偃佺,饥食松果,渴饮甘泉”治病救人的故事您可听说?这里的“尧王访贤,禅让虞舜”的故事您可知晓?这里“东三百里,曰鼓钟之山,帝台之所以觞,百神也”那样的阵势,您可见过?

……  
罢了,那些远去的故事就让它远去罢!亦如望仙的山石河流,树木古建一般,沉湎下去罢。我们大可不必理会,我们只管领略那儿,排排立立,件件桩桩,宛宛氤氲的神气即可。现实的,当下的,追名逐利的我们,身心两乏的我们,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山,尝尝那里的水,望望那儿农家院里飘起的炊烟,会会河岸觅食的鸡鸭群。还有黄土地里的一点翠绿,一抹抹红,都会叫你擦亮眼睛!

择一阳光明媚的日子,驾车前往。你不必为少了知音伴侣而心有缺憾,更不必为负重人生踌躇不前。当你的脚步或你的车子,向那层层叠叠,郁郁葱葱的山峦里开进,当山野里的清风开始一阵阵摩擦你的脸颊,你会忘了现实的存在,如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儿,扑进了母亲宽阔的胸膛。那时,你才知道,我们的呼吸是那么快乐,我们的心灵是那么轻盈。那时,你方可真切感受,城市生活

是一道道华丽的枷锁,而田园,却是灵魂打滚的地方。

如果可能,在这远离喧嚣的地方,置建一处小院儿,蓝瓦红墙的那种。面积可以不大,但一定要独立存在。可以是弯弯绕绕的小路一端,也可以是空空荡荡的田野一隅。除了花草鸟虫,我希望人们忽略了我的存在。或者,有一条驯良的狗儿陪着,也未尝不可。如此,我便置身于青山环抱之中,摄取大自然无限的美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”。陶渊明大师之潇洒,我想也不过如此罢!

向晚时分,早起的谋划之事完成了大半儿,看着太阳绕过屋顶,缓缓西去,竟如儿时那离了课堂的先生,让人心生几分自得,几分松散。急忙撩下手头工作,一定先要赏了景儿去!趿一双鞋子,拿了风衣,沿着河畔,或者田埂,四处走走。游目畅怀。这里,除了温柔的风,除了满眼的绿,就是那天际之处,绵延起伏的山脉了。都说,山之妙,在峰回路转;水之妙,在风起波生,突然令我冥想,人生,到底贵在什么呢?



……  
我一个人走着,走着,漫漫思索。村里的绿树长亭古道,被晚霞染得一片通红,刹那间天地浑然一色,恍如生命来时,纯洁令人顿悟。大峡谷的水声正哗哗传来,仿佛从天而降一般!你听,你用心听,那是怎样一副气势蓬勃的画面!奔跑,我开始奔跑,沿着水声传来的方向,努力奔跑!这尘世,有太多的污浊杂念需要洗刷,有太多的虚妄执着得要放下,愿这崖上壑间的水流,能将我的思想,我的欲念,我的委屈,滤过苍茫大地,连同一澄到底的清澈,流,流,流向那清凉幽静的大森林去!流向波澜壮阔的黄河里去!

……  
如此,哪怕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”,我也有了纯净的部分。  
暮色四合的时候,我回到了我的小院。屋内无需开灯,只要点亮一根蜡烛,让摇曳的烛光,静静地立我案几之上,我的小院儿便有了中心,就像迷茫的心灵注视着航灯,多么喜悦。我倏然了解,原来安静并非无声,而是一种默守的专情。轻轻地捧起一本书

来,搁于掌心,红红的烛光把扉页照亮,墨香之气也随之而来,以往浮躁而不能深入的内容,此刻,竟一字一句读了进去……

月儿朗照,四野无声,唯有窗下的蛐虫,在草丛里唧唧啾啾。它们相互嬉耍的情景,让我想念了我的爱人。这样美好的光景,你若能在,多好。你若能在,我便很乐意,把书桌搬于院里桂花树下。对着月光,和你吟诗,或者对酒;你若能在,我们一起去看门前的青石板路,映着月亮泛出的白光。若有兴致,你可以踩着那一块块石板,跳跳儿时的方格游戏。只是,你要当心,不要踏了路旁生长的苔藓……如此想着,念着,竟不知不觉昏昏睡去。

原来,我是这样迫切的,在梦里寻你。

……  
翌日,清脆的鸟鸣,将我唤醒。未知几时,它们穿过茫茫晨雾,从山林里结伴飞来,落于我屋顶之上。推开门,凉爽的空气,从门前的田野里,扑进我的鼻腔,我的咽喉,我的肺里。我舒畅地叫出声儿来!亲爱的你,这样的美妙你也该是体验一番!于是,赶紧拿来手机,给你发条简讯。等不及你来回复,我已忙着去了后山,去采前日散步之时,遇到的蘑菇。我知道你爱吃。也必然会来。只是,你若驾车启程,定不要忽略了公路两旁沿途的美景。你若到来,请安心将车泊于村边,这里的乡亲不会划伤你的车体。还有,你要友好地招呼他们。他们脸上的羞涩和言行的朴实,你在城里极少遇见。这里最原始的纯美,你要给予诚恳的赞赏,并感谢他们,为旅途疲惫之人,提供的小院儿。

## 背着馍布袋去上学

◇ 郭少峰

每当我看到当今的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大书包去上学,油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背的馍布袋。

1964年,我十二岁那年,在山西省闻喜县二高33班,也就是现在的绛县西横学校读五六年级。当时,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,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困境的年代,人们生活非常艰苦。因为学校离家远,约三公里,我们不得不住校,学生宿舍是用炉渣填起来的实心土坑,没有炉火,空调和暖气更没有听说过。

取暖靠两点:睡挨点,挤紧点。个人身上有虱子,宿舍炕上有跳蚤,有人形容跳蚤多得能把人抬起来。

有一次开学打扫卫生,有人试了一下,把裤腿挽起来进去走了一圈,腿上爬了好几个跳蚤。

晚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,照明靠煤油灯,许多同学都是自己用墨水瓶自制油灯,亮度不好,离远了看不见,靠近了燎头发,灯捻子拨得小了看不见,拨大了灯冒黑烟,熏得都是黑鼻子。

不少同学是买不起钢笔的,用蘸笔写作业,也有人用一节竹杆绑上蘸笔尖写作

业。4分半钱买一张粉脸纸(5分钱还找5个糖豆),割成32开,钉成本子,就是演草本,能用上个有格格的红旗本就了不起了。

吃饭就是啃馍馍,而且是从家里背馍。馍馍是玉米面糕,就是人们常说的糕糕馍,掺了点白面的馍有人叫二面馍,可是很少有人能吃上。

妈妈为我缝了个馍布袋,星期天下午上学,星期三下午回家拿一回馍,我总是满满地背一布袋,再带上一瓶咸菜,咸菜里掺点香椿就很惬意。

我搭的开水灶,每月交2毛钱煤火钱。到了学校,把馍布袋往宿舍墙上一挂,低了会被老鼠啃的。冬天好点,夏天还要晾开点,还得把布袋口畅开,或者把馍掰开成小块,否则一天就长白毛,两天就长黑痣,第三天就饿得不能吃了。

每顿饭前,把馍送到灶房交给大师傅,给我们溜一下,下课后开饭时领上自己的馍,舀上一碗开水,就着咸菜,或者把馍泡上,就是一顿饭,这样就是三天,就这样过了两年。在学校基本上吃不上蔬菜,也只有星期天回家里才能吃顿可口的饭菜。我最喜欢的是水疙瘩,揪些面疙瘩扔

到窝好的菜里,既有主食也有副食,很好吃呢!

我们家因为爸爸勤劳,妈妈会持家,没有挨上饿已经够幸运的了。有的同学拿的馍不够吃,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

也有几个人搭面灶,就是交5毛钱煤火费和从自己家带来的玉米面,由学校拌点糊糊喝而已,就是贵族了。有一次,一位同学送给我一碗糊糊,那个好喝呀,又香又甜,让我至今不能忘却!

尽管生活很艰苦,但我们学习非常刻苦,上课都很认真听讲,下课按时完成作业。尤其是那时候要求背诵课文,我几乎能在学完一册课本后背完百分之九十的课文,《举杯祝福毛主席》一文,发了芽的榆树,得了雨水更茂盛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有一次周三下午回家拿馍,因为家中没有面了,没有蒸下馍,妈妈只好临时用仅有的一点下面(接近麦类的黑面)给我烙下面饼,到天黑了才烙好,同行的同学们都早已走了,我背上馍布袋走到半路天又阴了,天空黑压压的,我心里毛颤颤的,虽然是走在公路上,但那个年代汽车非常少,行人也很少,时至中秋,地里玉米随风

“沙沙”作响,我也听过许多鬼的故事,那时候还闹狼,心里十分害怕。

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猛然看到,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横在眼前,吓得我站住了!啥东西?是狼?还是鬼?怎么办?被动等着,还是主动发起攻击?先下手为强,后手遭殃,课本上刚学了鲁迅踢鬼的故事。

我决定攻击它!说时迟,那时快,我果断地飞起一脚踢了上去,只听“哎呀”一声,我就痛得蹲到地上了,原来踢到的是——尊里程碑!

少许,又听“哎呀”一声,一个成年人连人带自行车也在我跟前摔倒了,问我:“你是谁?干什么的?你这吓死我了!”问明原因后,他定了定神,扶起自行车说要带上我走。真好,求之不得呢!对我来说,一不用走路了,二不用害怕了;对他来说,我也给他做了伴,真是两全齐美呀!我一直想要谢谢他,却没有见过他的模样,不知道他是谁,也没有再见过他,成为我半个多世纪的遗憾。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,令人难忘。

光阴似箭。转眼之间,5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。